



■ 吳浩偉 陸文灝

拔萃男書院 中六

由 啟思愛閱讀聯盟和拔萃男書院合辦的「人約黃昏作家講座」於2003年11月28日順利舉行，主辦機構請來名作家陳慧和陶傑，大談閱讀的規條和閱讀的境界，吸引了二十多間中學共八百餘人參加。

陳慧——閱讀的規條

「大家能夠聚首一堂，分享交流閱讀的看法，確實是一美麗的事。」陳慧認為，以閱讀為主題的聚會很少，因此十分高興。她認為閱讀必須符合以下條件：它必須是一個習慣，而並非為考試或完成功課；每天都把固定的時間奉獻給閱讀。她續說，一般人不喜歡規條，可是如果想事情運作得好，是需要規條的。「譬如說遊戲、比賽，倘若沒有規則，後果則不堪設想。」因此，在這個前提下，她試圖為閱讀訂下一些規條，並與台下聽眾分享：

一、閱讀必須是一個習慣

陳慧認為自己較台下同學幸福，原因是她年紀比較大，來自一個比較沉悶的社會。「那時沒有甚麼玩意，沒有玩具反斗城，經常重複做一些事，電視節目經常重播，那時最大的娛樂便是聽電台節目。」她兒時與書為伴，擁有書架的一格。她不斷重複看那些書，不經意地養成了閱讀的習慣，這便是她所謂的遊戲。「還有，我要感謝我媽媽，因為那時我家庭習慣吃飯時用報紙墊着餐桌，而吃飯是很悶的，不能看電視，父母又經常嘮嘮叨叨地囉嗦着，我惟有看報紙解悶，甚麼連載小說、電影廣告都看。當我埋首文字時，竟聽不到父母的嘮叨。」久而久之，她漸漸養成這種餐桌閱讀習慣，有意無意間和文字交往起來。

習慣是需要時間和適合的環境才能培養出來的。她指出現今年輕人生活忙碌，凌晨二時才睡覺的大有人在，他們應如何培養閱讀習慣呢？她亦常常聽見有些同學說考試前的溫習也算是閱讀。「那真的不是閱讀！」陳慧歎道，「當你完成小學階段，便已完成基本的閱讀訓練，意思是自己有能力獨自完成閱讀過程。」她希望台下聽眾能把閱讀當成如洗臉刷牙一樣重要和自然的事。

「如果閱讀能成為習慣，它便能塑造你的人生和性格。閱讀的美好，在於自己在人羣之中，卻沉浸在自我的空間裏，有高度的自我滿足。」短短兩句，說出陳慧對閱讀的高度評價。然後她以三、四月非典型肺炎爆發

時期來說明何謂自我空間和自我滿足。

「非典型肺炎時期，人心惶惶，受感染人數每天上升，大家都未能掌握和洞悉事情的發展。我和其他人一樣，因為我的生命中沒有沙士一回事。我們要如何消除這種憂戚感，惶惶然的情緒呢？

那時我看書，那兩本書名叫《愛在瘟疫蔓延時》和《走過死蔭之路》。那時的香港，就如書名一樣；在一個充滿文學藝術的恐怖氣氛裏，我反而能夠找到一個機會去調息現實生活不知如何處理的情緒。或許要同學理解是比較困難，因為你們從未經歷過。」

總括而言，閱讀必須是一個習慣，每天都要閱讀，要花不少於二十分鐘連續地看；看的不是報紙、雜誌、教科書，或是校內閱讀報告的讀物，而是自己挑一本書來讀，為自己而閱讀；習慣是為自己而培養的。「終於有一天你正在看的那本書會成為你的一部分。」



二、要全天候隨時隨地閱讀

陳慧希望台下同學各自選一本書，隨身攜帶，無論在車上，在被窩裏，總之一有空就看。很多人經常說車裏看書是不好的，香港人生活忙碌，可算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不過相對於亞洲其他城市，在交通工具上閱讀的香港人便特別少。「我曾在台灣、日本試過，在非常擠逼的交通工具上看書時，其他人會讓座給我；可別以為我是上了年紀的人。倘若別人問我，甚麼時候才應該閱讀；我會反問，甚麼時候不應閱讀呢？」閱讀是全天候的。

三、要完成閱讀一本書，使之成為自己的一部分

「我很鼓勵同學閱讀自己感興趣的書，要心甘情願地培養一種習慣。很弔詭的，直到你完成整個過程才發覺其效用，就如做運動一樣。」

甚麼是「完成閱讀」？陳慧笑說，對於某些同學而言，看完一本書就是完成閱讀，寫完閱讀報告就是完成閱讀；她認為，看書後必須與人分享，熱情地推介那本書，描述其吸引之處，這才算是完成閱讀。相對於提交閱讀報告而言，這裏的完成和分享是很個人的，建基於自身愛好，亦反映了個人品味。她以進食來比喻閱讀，希望同學不要偏食，到頭來聚得一身脂肪。

四、新書經典都要看

「有時逛書局，有一種焦慮的感覺，因為新書出版得很快，兩三星期便有一堆新書，不知道應如何看完這些書。」陳慧認為，「在你（中學生）這種年紀，新書會等你，可是經典則不會等你。」她曾接觸一些年紀比較大的讀者羣，得出的結論是，倘若中學生在此年紀還未完成一些基本的經典閱讀，那他們以後也不會閱讀那些經典。經典的存在是有原因的；她很明白同學閱讀經典時會有一份焦灼感，老師父母不停鼓勵閱讀，而自己卻一時間未能理解和接受箇中的情節涵義。她苦口婆心地希望在座同學「掌握你們擁有的時間，多看經典。焦灼感原於你和經典之間的時差。」閱讀經典時我們亦同時接受着時差的折磨。時代不同，生活形式各異，而且我們必須容忍理解力上的差距，我們只能夠付出多一點耐性、時間來完成經典閱讀。「不要停在自以為難的地方，可能往後的情節內容能有助了解原本覺得困難的地方，首先必須要完成閱讀，容忍那份焦灼感，如果你認為那本書很難，即是意味着你看完後會進步，理解力也會提升。」

我們應以怎樣的態度來面對這種書呢？陳慧建議讀者當自己是偵探，問書本很多問題，然後從書本中尋求答案，相信各位都會很享受這個過程，「砌低」那些經典；她回想起那段時間，有點打木人巷的感覺。「當自己慢慢成長，投身社會，經典的情節很不經意地在生命的街角與我重遇。我們的生活某程度上亦可稱為刻板，尤其是香港面積細小，人的可能性變得很低，能夠讓我們嘗試的事很少，能夠體驗的事有限，那我們如何才能夠擴

大我們的世界，體驗生活以外的事呢？惟有靠書本，靠經典，其能力之大，能夠為你的世界打開一扇窗。」

亨利米蘭曾說過，「每個人打開一本書，認真地閱讀，當他合上這本書時，他的生命變得不一樣」，你看的書必須是對你有影響的；事實上，沒有一個人看完整本書後，跟剛打開第一頁時的他一樣的。

讀書會

「最初只是一羣工作疲累的人，每兩三星期一次聚會，分享工作經驗，或是大吐苦水。某一次聚會，有一個朋友拿了一本書，大讚該書，於是我們往後便不經意地在聚會時分享閱讀心得，所以姑且叫它做讀書會。它讓我接觸到很多我不會嘗試閱讀的書，亦使我明白不同人看同一本書，也會有非常不同的觀點。」陳慧細說這個「讀書會」成立的經過，亦鼓勵同學自發組織類似的閱讀小組，互相分享閱讀經驗和心得。她說這種閱讀小組也需要一些規條：人數不超過六個，定時舉行聚會，但不要太頻密，兩三星期一次就最好；有一個主席，控制各人的發問時間；盡量吸收興趣各異的人，令聚會更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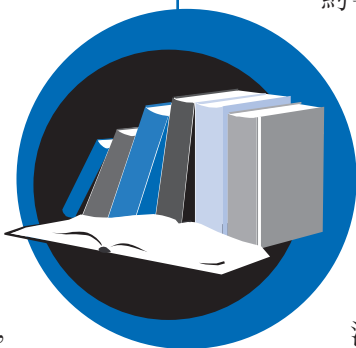


對於一些自己無法解釋的事，陳慧稱它為魔術；她自己也曾經歷過所謂「魔術時刻」：「小時候每個人都唸詩，可是我沒法理解其中情節，令我很怨忿。甚麼是『轉朱閣，低倚戶，照無眠』？完全不明白。大概是五六年前，我第一次到蘇州，那次旅程並不愉快，天氣很差，常常下雨；每次到達一個景點，就被推下車看，剛睡着又被吵醒，然後匆匆忙忙又要到另一個景點。我到了一個陌生的廟宇，四周一片肅殺，突然我聽見敲鐘的聲音，剛巧有數隻烏鴉飛過，忽然間腦海中就浮現出一首詩：『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我才發現，原來那處正是寒山寺。」

她亦再一次苦口婆心地希望同學能珍惜時光，好好裝備自己。「你們正處於裝備閱讀的一個黃金歲月，你不清楚哪些東西會在生命的街角裏跳出來與你重遇，因此我希望同學能好好地閱讀，成為你生活的一部分，成為你與人分享的東西，最重要的是要把書本成為你的一部分。」

最後陳慧引用一本經典，名為《如何閱讀一本書》的其中一句作總結：「只有一種方式是真正的在閱讀，不要有任何外力的幫助，你就是要讀這本書，你甚麼都沒有，只憑着內心的力量，理解眼前的字句，慢慢的提升自己，從只有模糊的概念到更清楚的理解為止。這樣的提升是閱讀時的一種腦力活動，也是更高的閱讀技巧。這種閱讀就是讓一本書向你既有的理解力作挑戰。」

「希望同學能好好享受閱讀時光，使閱讀成為你的習慣，成為你生活的一部分。」



陶傑——閱讀的境界

是次的閱讀講座中，還有著名作家，有「香港第一才子」之稱的陶傑先生作為嘉賓講者。由於交通原因，陶傑先生較原定時間遲了

約半小時才趕到拔萃會場，然而場內觀眾的興致仍絲毫未減，姍姍來遲的陶傑亦以風趣幽默的演講回饋聽眾的靜候，場內氣氛愈趨高漲，高潮迭起。

本部分的主題為「閱讀的境界」。陶傑甫上台便說：「閱讀是沒有境界的」。他認為開卷有益，每

個人都應該將閱讀變成自己的樂趣。他還

將閱讀比喻作「卡拉OK」、「桑拿鬆骨」，說明只要人能將閱讀化為樂事，使其轉化為做人的動力，有如呼吸氧氣，與生活緊密扣合。現在社會上很多人都說閱讀是件苦差，無從入手，陶傑覺得這是由於人們對其閱讀範疇認識太少。解決方法，一字記之曰：緣。陶傑認為要隨緣而行，他亦提到一個令眾人譁然的態度——「閱讀『性濫交』主義」。

「走到書店時，我們要四周走走，看看周圍書籍的封面、書名，又或是揭開其中一兩本書，看看其中一兩頁的寫作方式，發掘其有趣之處。又要隨意在書叢中用手摸、用眼看、用鼻嗅，毫無目的般從中獲取精神上、心智上的快感，你自然很快就會找到一些你感興趣或心儀的書籍。」

他認為一般人經常覺得閱讀枯燥乏味，全因他們並沒有走出第一步，去接觸書本，去擁抱書本，他還以「三房兩廳」的單位妙喻一個人發掘閱讀的歷程。

「香港現在大部分單位都是兩房一廳、三房兩廳，久而久之連居住在這些單位裏面的人都以為他們的閱讀世界是個三房兩廳的六百呎單位。一個人只要肯嘗試閱讀，從不感興趣的地方找尋自己感興趣的東西，便會『啪』一聲，開啟了一間新房間的房燈，之後再『啪』一聲，又開啟了多一道新房間，逐漸便會發覺自己的房間並不是個徒置單位，而是一整座故宮。」

陶傑對於看書方面亦有一番獨特的分析。「看書方面，作者是誰其實不重要，要緊的是，在閱讀中要有被作者引發的感動。就算該位作者死了五百多年，你也能在讀他的書途中，電光火石之間，領悟出insight來，所謂sight，即視野，而insight，即是內心的視野，sight是有限的，就好像我剛才在亞皆老街看不清楚那條小路般，然而insight，則是不受時空地城所制，是無限的。」之後他更細數他喜愛閱讀的原由和歷程。他在小時候對閱讀沒有特殊的興趣，而他的真正閱讀旅程，是始於「流放」英倫負笈海外的那段歲月。

「到了英國後，根本沒有甚麼事情好做，像關進了一個密室，一座牢房般，生活除了讀書，便是讀書，但這亦有其好處，正如我剛才所說的，我逐漸發現了些密室來，而且還愈來愈多。」

至於閱讀愛好者不時會被視為「書蟲」，陶傑則認為一個人是否「書蟲」，取決於他究竟有否被作者控制了他的靈魂。他再次比喻，以「愛情牌局」比喻讀者與作者之間的微妙關係。「在一場閱讀的『愛情牌局』中，我們作為讀者，要做莊家，要有控制權，有拿牌的權利。」如他所言，主動權正正是讀者在這局「牌局」中「獲勝」的關鍵。我們要將得到的知識主動加以思索，方能真正獲得裨益。

後來話題一轉，談到閱讀的方法，陶傑在此更提出了一套令台下觀眾嘖嘖稱奇，眼前一亮的「四書牀頭閱讀法」。



「在我的牀頭永遠都放着四本書——舉例說，首先我會放一本《史記》中的《刺客列傳》，一本英國前首相邱吉爾的《History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People》，一本《國家地理雜誌》，最後還會放一本《壹本便利》。」這話語音未落，全場立時哄堂大笑，他解說：「我們讀書應該涉獵廣闊，例如看《刺客列傳》中的《荊軻刺秦王》，令我回到了二千年前的古中國；讀《國家地理雜誌》，轉過頭來我又去了現代的熱帶森林；讀《壹本便利》，我又仿佛去了熟悉的香港油尖旺地區；再讀邱老的文集，我又似被二次世界大戰的漫天烽火包圍着。這樣讀書，人就會進入了『元神出竅』的境界，在時光隧道之中流轉。而不同類別內容所帶來的心靈衝擊，更會開拓一個人的視野。在閱讀《荊軻刺秦王》時，我感受到他的愛國情懷和勇氣；在看邱老文集時，我則把荊軻的事蹟與之連結，把邱吉爾討伐希特勒的氣魄與荊軻的情懷互相比較，整合分析。如此一來，我們不難察覺到人類有些價值觀，就好像勇氣、友誼、原則、對美德的執着等等，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回到現在，看現今布殊攻打伊拉克，就會想：究竟這是似荊軻刺秦王，似邱吉爾打希特勒，抑或是希特勒侵略歐洲呢？在這個時候，我會聽聽古典音樂，聽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聽多一會，答案就會油然而生。讀書就是要這樣，要將讀回來的東西反覆思量、糅合、消化，攝取營養，再加以提升。所謂的獨立思考，可不是單從課堂中可以學到的，要真正曉得獨立思考，就是要從閱讀再思考的過程中取得。一本書你在二十歲時看過，不很明白；在四十歲時看，明白多了一點；六十歲再看，再明解多些；到八十歲再看，全懂了，而人生亦過了一大半了。總之，任何書籍，過了一段時間再看，總會有另一番體會、領悟。」

正在此時，拔萃宿舍的銅鐘響起，一陣陣清脆鏗鏘的鐘聲，好像在回應陶傑先生對閱讀境界的詮釋。而話題亦隨之停頓了一會，再而轉往談論閱讀經典作品的意義。

陶傑認為：「每個人的書櫃中都應該有一些經典的藏書，例如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紅樓夢、聖經等等。每個人其實都應該有十來部如此的經典，放在自己心中的牀頭，在一生中反覆閱讀，我常常說，一個讀文學的大學生，廿來歲的小伙子，怎能真正明白杜甫的《秋興》？不過，在年輕時早點『入貨』也是有其益處的。廿歲時不明白不打緊，隨着你人生的歷練日漸沉澱，曾有戀愛、失戀、負資產、飲恨於六合彩、給人解僱等等經歷，都會使人更能明白以前讀過的文學作品，從生活中印證出自己的得着，所謂gain insight就是這個意思。到了如斯境界，之前所讀的所有東西就像種籽般，長成現今碩大的巨樹，讓你在林蔭下乘涼，感覺到甚麼叫雍容、優雅、華貴，這便是閱讀的境界了。」

最後陶傑亦談到了「讀書」跟「閱讀」的分別。他認為，「讀書」好像小朋友在餐室被逼要吃兒童餐一般，是無法選擇的，而「閱讀」則是像吃自助餐，人們想吃甚麼便吃甚麼，自由之餘亦饒有趣味。他亦以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為例，說明投入閱讀、喜愛閱讀的珍貴。饒教授視閱讀為玩樂，保留着一副赤子之心，與書為伴，與書為友。陶傑先生認為這樣方能真正的了解書中所說，視閱讀為一生的良伴，到達「充實」的閱讀及人生境界。👉

(鳴謝：本文蒙拔萃男書院慨允轉載，謹此致謝。)